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三目錄

冷朝陽

林表吳岫微賦

張元度

對樂請置判懸判

吳與

漳州圖經序

李演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并序

于公異

代崔冀公賀登極表

賀聖躬痊復表

賀聖躬痊復表

爲崔冀公請赴山陵表

代李令公謝手詔爲製東渭橋碑文表

代李令公乞朝覲南郊表

皇帝違和請朝覲表

代人行在起居表

奏投降吐蕃表

爲王尚書奏洛州事宜并進翻城副將李澄表

代李令公進歲節口味一十事狀

端午進馬狀

進貢扶風縣平地穿得金盞二枚并甕子一枚狀

李晟收復西京露布

吳嶽祠堂記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三

冷朝陽

朝陽金陵人大歷中進士爲潞州節度使薛嵩從事興元
時官將仕郎守太子正字

林表吳岫微賦

楚江之陰巖壑重深參差遠岫掩映遙林帶殘霞之隱隱
含暮景之沈沈聳孤峯之萬仞擢喬木於千尋仰之彌高
倚青冥而直上瞻之彌遠凝黛色而旁臨牕微明而可見
雲出沒而無心微雨新晴陽烏乍曉芊芊芳樹歷歷飛鳥

金匱要略卷之三 第五十一
森羅廣澤之閒半出重林之表天高地遠混煙靄而雖微
虎踞龍盤等衡巫而不小形標迴漢勢混全吳衆鳥所託
羣仙所趨林隔岫而相映岫依林以相扶幽蘭所生知其
芳矣仁者所樂不亦悅乎春思感於春林遠情馳於遠岫
心悠悠以遐想色遙遙而層構度材任土挺翹楚而敷榮
蘊玉藏珍分巘嶸而增秀信乾坤之覆載承雨露之繁茂
當峻極於長空豈蔽虧於側陋蘭青青兮雨霏霏望鄉路
兮吳山微折芳懷遠兮送將歸桂枝片玉兮生光輝

張元度

元度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張鎰判官營將李楚琳作亂死其難

對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置判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爲非所宜言不爲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古軒縣爲降已其置之何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並繫國移風助天成物我堯舜其德清明在躬詠南風之時光宅天下斬東萊之樂政事

惟醇瞻彼有周誠爲率土百姓樂業羣黎向方而先彼藝
能後其節目操茲雜弄存彼安絃承弊訓於鹿鳴冀成功
於蟻垤州司以事乖易俗不識樂章旣慙師乙之言有類
文侯之問爰申禮閣欲置判懸供釋菜於賓社庶吐黎以
觀習且是請也非所宜言昔子路居蒲文翁處蜀自有無
聲之樂豈聞操縵爲辭欲寘爰書若何文過軒懸鹵簿徒
飾詞於如簧郵罰麗事豈逃刑於聽棘

吳與

與貞元時人

漳州圖經序

謹按本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南境周爲七閩之地秦漢爲東南二粵之地漢武平粵爲東會稽治縣并南海揭陽之地晉宋以來爲晉安義安二郡之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縣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爲名尋以地多瘴癘吏民苦之耆壽余恭訥等乞遷他所開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故廢綏安縣地也自初置州隸福州都督府開元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割隸廣州二

十八年敕復隸福州州本二縣一曰漳浦卽州治也一曰懷恩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以戶口逃亡廢之併入漳浦又割泉州龍溪縣隸本州大厯十一年福建觀察使皇甫政奏割汀州龍巖縣來屬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敕從之天寶元年改爲漳浦郡乾元元年復爲漳州興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請徙治龍溪福建觀察使盧杞錄奏貞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從之遂以龍溪城爲州定管龍溪漳浦龍巖三縣山川清秀原野坦平良山記董奉之遊九侯傳夏后之祀趙佗故壘越王古城營頭之雉堞依然

嶺下之遺基可識陳將軍忠貞冠代王使君勲烈標時周
先輩之奇才潘侍郎之重德大同有九虬之瑞開元出祥
雲之符靈跡應祈筋山屏盜遺芳未泯勝概可尋蔚爲江
外之名邦不特閩中之要地凡諸可紀悉具於後

李演

演貞元時人

謹按李演見唐書者凡四一爲江安元王祥九世孫一爲讓皇帝十世孫一爲憲宗孫封

臨川郡王一從李晟收京攻朱泚於光泰門率騎士先登者東林寺碑作於貞元十一年惟江王孫及從李晟立功者時代相合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

并序

天之高也日星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嶽鎮其維人資三才之靈挺五行之秀粵有邁德宏域融神惠境焯迦羅之絕照挹甘露之元津配名岳而永崇晞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賈氏釋道安之門人其英姿朗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沓映前秀鋪鑠令聞灰心土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捨而律儀冰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沼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常軫大悲薰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誘納眾善沙汰羣疑萬流仰海

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可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陲
利花性非外染矣自晉氏太元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
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芳遺潤金鏘玉振當一時之
美虎溪爲釋氏龍門挹千載之風匡阜擬搢紳闕里皇唐
貞元十有一祀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
宣中和以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擊壤之人以無爲政
克用其民巡稽外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關式瞻遺像喟然
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
彼瑣行纖節尚崇植楹廡正位居室噫尊美若茲而隅形

在壁俾珍儀掩翳清光不曜豈惇德允元之旨乎乃與寺
之上首熙怡律師圖之將構勝宇且示實相律師久儲於
懷果協其素旌美樹善二謀同心悅徒勸工成之匪日繡
薨翼其雲聳睟容儼以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
微言者得元珠於意表豈止惠議攝英姿而兩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志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
非夫嚴公之澈識不能立清祀揚妙軌篆芳金石敬贊二
美銘曰

粹靈純綸是爲至人含德摛曜升陽發春道光海域幽遐

嶽濱六髦棄蔽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在百億神遊
恒沙化廣昭昭遐軌泠泠末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
明牧遠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列墉爰構棟宇式是道宗
旌休垂洪地久山崇

于公異

公異吳人建中二年進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官朝散
大夫殿中侍御史與陸贄有隙貞元中贄爲宰相奏公異
無素行黜之繇是輒軻以卒

代崔冀公賀登極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寅時大理少卿馬炫至未時監軍使判官奚官局丞程仙望至累承恩命宣慰臣及軍府將吏僧道百姓等半日之間二使連至六辰之內五奉詔書恩旨便繁顧問稠疊恐懼交集兢隕失圖中賀臣聞元穹降災吉凶常數儲后繼立周漢舊儀伏惟陛下纂八葉之重熙叶千齡之廣運以爲四海務重不可以一日而無君九廟禮崇不可以一朝而乏饗是以順先皇三日之詔允羣臣五表之請克遵古訓虔奉國經俯仰聖情以臨寶位大頒新命再造寰區海內悲歡天下幸甚臣謬司節制職守方

隔不得與萬計連行同參盛禮千官並列稱慶闕庭無任
抃躍哀榮之至

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衙官史萬頃奏事迴伏奉手詔伏審
聖躬頃暫乖理今悉康平凡在臣子不勝忭躍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紹聖垂衣運啟握符已慶無疆之壽
疾稱勿藥果從有喜之辭歡初洽於朝廷慶旋周於海內
臣伏以天心恭愼庶政殷繁旣當痊愈之初宜加頤攝之
道然猶日旰對奏未明求衣理或至於憂勤事終于於思

慮恐乖將候竊未遑寧伏乞朝廷之宜付之宰相討伐之
任仗彼戎臣從容聖心消息元化爲宗社自愛委諸有司
幸甚幸甚臣蒙國寵榮輒露誠懇伏惟察納表臣愚衷

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中使至進伏奉敕書手詔慰諭臣者伏
以聖躬頃乖頤攝少有不安景福無疆旋亦康泰屏營捧
詔且喜且驚臣聞子之事親出告反面臣之事主移孝爲
忠君親之閒其體無異自宜問安內豎增憂寢門平居之
時猶無闕禮乖埋之後豈合遑寧又臣聞勤則近憂憂則

生疾豈陛下以萬方黎庶尚未和平三輔甲兵猶從征討
此皆臣下之過遂煩君上之懷臣特荷國恩超踰儕輩死
生不係於已命休戚實同於國家况聖壽日躋皇符永固
雖禎祥合慶祚必壽於南山臣子馳誠心豈離於北闕伏
以聖謀思振邊徼正安輕騎無信宿之程郵館無兼金之
費臣欲旬日之內輕行入朝陪列庶官恭承睿旨審聖質
之安否布微臣之款誠伏乞矜允遂臣愚懇

爲崔冀公請赴山陵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盡於追遠子之事父禮在送終忠

至苟全死且無悔臣某中謝臣本山東布衣耕於淇澳弓
裘陵替無以庇身屬天寶中元宗聖明河海清晏臣始忝
宿衛入侍丹墀合門歡榮長幼同慶洎祿山叛命慶緒西
侵元宗以玉輅南巡肅宗以金輿北幸諸侯避狄天子蒙
塵臣當此時有死無貳於是執殳荷戟漸拜偏裨逮肅宗
克復兩京再安九廟臣遂東征西伐式遏蕃蠻荷寵承榮
稍遷將帥先皇以臣頗經統領久鎮方隅天渙曲臨遐方
授節一辭雲陛十載守邊空懸魏闕之心未展子牟之戀
徒慙保障有愧繭絲肇自一官累登三事兢惶罔措悲駭

失圖荷戴恩榮不勝號絕且諸侯五月同盟至天子七月
同軌至今先皇厭代已歷四旬臣妾攀號哀纏六合况臣
一身授任九族霑榮華轂朱輪貂蟬滿路永惟恩寵荅荷
何階豈謂先皇升遐臣不得執紼陵隧陛下登極臣不得
稱慶闕庭吉凶二途禮制皆闕伏乞皇慈曲被天澤俯臨
許臣匍匐元堂稽首黃壤攀穹永訣跼地長號獲申罔極
之哀用畢終天之願無任隕絕崩迷之至

代李令公謝手詔爲製東渭橋碑文表

臣某言某月日某至伏奉詔命以臣收復聖旨褒揚特爲

製東渭橋碑文皇太子書手詔賜臣及將士者驚拜捧荷
魂神飛越臣聞霍光戴漢輔昭立宣鄧禹佐王寧人除暴
或道扶衰運或功格皇天纔聞麟閣之圖適及雲臺之紀
未有事微賞厚用淺報崇迴辰象之天文降明離之筆札
跪捧尋繹慙惶失圖事出古今感深臣子雖百身殞越曾
未賈於片言九族隳離實難酬於一顧臣某中謝伏惟皇
帝陛下邁軒皇之武德續唐帝之文思六義不足以財成
五聲徒表於宣暢躬親庶政而睿藻日新化洽萬方而宸
章閒作頃屬凶徒扇結都邑震驚陛下克讓斯在推功勿

居迴天漢之文章賜光輝於臣下英聲茂實演奧窮微昭
宣造化之情黼黻義文之制顧乃上援彥範次述子儀此
皆功贊中興道化來裔纂循前緒陛下實紹於耿光瞻慕
勲庸微臣固無其影響此皆陛下特標文字曲降恩私激
揚雅頌之風儆厲人臣之節自家刑國垂範作程恩誠借
於微臣道將周於天下足使懷忠服義爭死節以駿奔反
側危疑望皇風而懲革史籍之所未有自此而書人臣之
所未聞自臣而始雖年踰知命筋力尚全國家西有未賓
之戎東有乘邊之寇每煩宸慮尚集王師顧此生涯未知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死所庶損微瑣之質少益覆載之仁限以戎鎮不獲奔赴
闕庭輕陳懇悃無任荷戴惶灼之極

代李令公乞朝覲南郊表

國家以來年正月五日告謁宗廟柴燎南郊率土同歡室
家相慶臣已陳乞願奉大儀監使王敬親至陛下以西門
式遏未蒙矜遂夙夜惶戀心如焚灼目覩漢儀猶傳故老
况臣累塵清貫謬處台司侍奉翠華未爲失任亟承顧問
亦近守官旣違捧日之誠益慕告天之慶伏惟皇帝纂戎
聖運光啟帝圖澤流亭毒之源化溢舟車之外今者以天

地交泰華夷大同明發以展神宗陶匏而郊上帝紹前王之闕典納殊俗之始賓九域駿奔傾皇都而壯觀庶官少肅扈清蹕而徐驅臣於此時獨守藩鎮伏惟陛下以鳳翔密邇或多戎梗未可輕離臣酌事宜必無所慮何者吐蕃所有兵甲悉不在邊流沙已西纔有烽戍况其畏威讐伏向化協和自安戎貊之邊敢犯漢家之塞吳說之居隴上李觀之處涇州旣承聖謀各有成算以此制敵何憂撫封臣於鳳翔亦擇留後庶令軍務皆叶權宜又以州縣雖存黔黎未復徒御旣眾供承則難臣當倍道兼行速於入侍

謝車捐騎才取成容則歧路有載馳之章郵亭絕告勞之費以此利往未爲擾人今者設壇場告天地尊嚴執禮陛下當元首之名贊拜陳儀臣子漏股肱之用臣且自愧人何以觀乞陛下特降洪私容臣朝聘俾汪洋皇澤亦霑戎屏之臣肅穆旌門粗識昇平之禮旣均情於故老庶無愧於子牟退入泉壑不爲恨矣

皇帝違和請朝覲表

臣某言伏奉手詔聖躬頃暫違和旋亦康復鼓舞歡抃倍百常情然且爾來未有人到惶戀之至寢興無寧何者臣

亡命之賊伺隙奔馳兼恐猖狂之儔爲之聲援若但以水
力爲灌漑不停旬月之閒賊城必壞中則促其急變外則
伐其異謀不假梯衝不費戈甲竊思上策實爲萬全況秋
風漸高寒氣已至城中士健懸望冬裝其元誼等無可支
持惟行誑惑旣以迫其凍餒仍更苦其勤勞據此事情卽
當變潰昨者將軍劉南華等溺死臣已奏聞訖臣緣得城
中款疏皆願歸降前後剋期非止一度臣若不使人接應
有似拒其輸誠若不激其義心卽何以勸其效命所以事
須赴約有此差池伏惟聖鑒俯賜詳覽其城所與計會前

後帛書謹錄白并元本同封進所謀翻城人四面知敵副將李澄臣已補充衙前十將伏恐皇情憂軫要親問事宜臣謹令隨崔烈入奏云云

代李令公進歲節口味一十事狀

右伏以獻歲首春元辰備饗內饗具品則有常珍野食擊鮮恐資兼味臣昨以軍中無事畋獵出城旣臨戎虜之邊且試偏裨之藝縱橫必中豈謝麗龜俯仰無遺寧憂卽鹿或堪上獻輒露衷誠前件物等謹狀奉進庶裨仙籛用愧野芹無任惶懼之至

端午進馬狀

右伏以律應蕤賓節臨端午徵彼風俗盛陳續壽之儀爰
念人臣敢闕致誠之禮况朝廷敘位海內來王咸因贄幣
之資用表肅恭之節臣叨承恩顧獲守邊陲朝不及於良
辰禮竊憑於外物輒以前件馬并鞍等進奉殊慙駿驥微
露衷誠願承端午之祥長居得一之位不勝區區之極

進貢扶風縣平地穿得金盞二枚并甕子一枚狀
右臣得所由狀送前件物至臣所者輒令瑩拭非是常珍
宜在昇聞輒敢上獻陰陽造化神妙潛功羣生旣偶於昌

期靈貺豈私於聖德伏惟皇帝陛下化通元默躬贊昇平
神功所以服不庭大孝所以尊清廟故天惟儲慶雲物表
瑞於非烟地不韜珍寶玉騰光於內府陛下方宏至道爰
紀殊祥仰聖德而彌高在天心而難讓至如此寶安敢無
言觀其形製標奇非一時之物精輝旁射逾百鍊之珍臣
輒比擬他金光芒獨映求之故事未或前聞表孝通誠美
已彰於盈缶徵神錄異慶常集於化鈞况其賦質堅剛肖
形蓋聳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樂之符時佇休明潛
躍久同於瓦礫道合交泰成器堪佐於罇罍况因封管而

生似表微衷而獲儻從殊貨是更褻揚必取類於金堅至
遂成於家寶期於銘刻傳在子孫長承聖主之恩使效微
臣之節

李晟收復西京露布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鄜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李晟
於苑牆內神廩倉東南連白苑破逆賊朱泚兵馬收復上
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煦
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殘滅若一貫邪正則不
能建大中是以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

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乂安
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
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
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
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頃
者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
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
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官闈散

作旬始之妖字於躔次先皇帝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
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風名器燦
灼加闡茸之質冀革桀跖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
之莢猘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郊畿駐蹕而泚乃
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戟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
毒王師以蠆尾罪浮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
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剗刃者不期而會屬賊臣伺
釁陰貸凶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頃刻之命臣是用祗承
睿算恭行天罰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

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畧灞澹
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濠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
殄元凶臥鼓偃旂猶輕小利賊初陵犯畧以芟夷謂其氣
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
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占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勵先
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主之誠盡淬復讐之刃臣知其可
用遂此疾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
元光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
使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

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
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金權文
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元俊等承命於牙旗之
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啟行夾川陸
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
兵於光泰門外悉銳於神廳倉東繚垣全以成塵滋水涸
而爲地左廣未歸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若
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廷芝等志懷僞狡心尚憑陵作忠
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則有餘勢如飈馳衆若蜂集

橫列堅陣勢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
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
史萬頃等自相誓約又合軍聲指麾而馳兕作威感激而
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
旁張而雲合霜刃吐光而揮霍鼙鼓騰聲而隱轡賊方土
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中
禁段誠諫賊之心膂旣就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
命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榛莽之間震懾於旌
麾之下臣以其今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

化而咸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烏將墜尚顧
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及申拒而復攻謹譟之聲
山傾而河泄鼓鑿之氣霆鬪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
祿扇燎原之焰馬逸不止人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興
屍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
馬使御史大夫趙光銑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
御史大夫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憖郝覲華州節度
使左廂先軍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神策行
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值金右廂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

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陵曾無鐔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晟兵馬使李希倩敬釭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廷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等追躡計卽梟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瀆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元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元自當超軼子暴其父陰侵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

興之期光啟於陛下然則王師奮伐勢無駐於建瓴醜類
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反隻輪誠當盡敵之時
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卽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
社之深恥卽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
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爲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
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
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潛施制兵要於事先規
雄武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
鋒鑄鐔澹乎華胥之代冥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

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眾叶心羣帥
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臣不勝慶快之極謹差監軍使
王敬親牙官御史大夫符羣王邵張少引謹奉露布以聞

吳嶽祠堂記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國之元輔鳳翔隴右涇原四鎮
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公晟有
事於吳山之祠虎暢前驅烏隼之旗升降林嶺不囂不呼
縈雲拊嵐以屈於祠下公遂以神之所感告於座客公異
忝備賓佐管文記之任操觚染翰恭而書之初相國涼公

鎮鳳翔也常以中軍委公偉才雄名橫軼倫伍大厯四年
屬天降災沴不雨踰時土山方焦大水成陸封內山鎮分
官禳祈命公禱於吳山公於是氣肅體虔桂酒瓊筵公告
神以災沴神享公之吉蠲明能通幽實在俄頃雲油雨霈
霖霖優渥沃瘠膏枯公私必濡旣阜且房歲穀大熟遽申
報禮人咸異之由是公心有所奉動符冥應招神戶三十
人拱灑埽之事其後仗王命提偏師救亂於蜀陞翦戎於
邛棘曾不踰時招弓返旆繼以叛將擁眾兩河繹騷公鼓
行而東且討且援洹水盡敵魏橋制勝兵未及而趙北圍

解氣有餘而清苑凱旋壁渭川則殷若長城復皇都則劃如破竹冥符幽贊於是乎在無何優詔拜公上公極人臣之寵且以西門之務委焉公本之禮經山在封內者得崇祀典况吳山德於我乎具以上聞特請褒異詔使中使孟希价持傘賜神錦袍金帶夫人花冠等焜耀祠宇發揚幽昧山鎮之秩次於方岳矣徵諸故事當開元二十八年詔使正議大夫內常侍竇元禮賜食致祭至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番蠻封神爲成德公至德乾元之間累有褒賜加爲天嶽王則神之宣力有自來矣人或以公曩之感

神駭於視聽公異以爲吳嶽者含蓄雲雨蟠厚地而柱蒼
昊天地之山也李公持顛定傾蘇羣生而戴天子社稷之
山也與夫喬嶽巨鎮均功並用肸鬻氣合何其怪哉鐘鼓
樂之苾芬薦之人神忻忻旣晝斯夕宜矣山之廣袤載於
方志畧而不述所述者公之感通與其年月敢學舊史實
而無華掌書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奉
命爲記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四目錄

崔從

請定舉放官私錢事宜狀

顧少連

嵩嶽少林寺新造廚庫記

請以口問經義錄於紙上以便依經疏對奏

趙昌

蒙異牟尋請降奏狀

李約

道德真經新注序

壁書飛白蕭字讚

殷亮

顏魯公行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十四

崔從

從字子入贈衛州刺史融曾孫第進士憲宗朝累官尚書右丞寶厯初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貞

請定舉放官私錢事宜狀

京城百司諸軍諸使及諸道應差所由并召人捉本錢前件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所裨補官利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託官本廣求私利可

徵索者自充家產或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爲弊非
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有剩並
請設官仍量輕重科處其所放官本并許添私本每舉放
數足仰錢戶具所舉人姓名錢數狀報本司仰本司收連
入案三官同押排科印記仍各隨錢人牒知如他時因有
論競勘案歷不同不在與徵理之限庶官利不失私家獲
安

顧少連

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大厯五年進士官監察御史德宗

朝授翰林學士累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

嵩嶽少林寺新造廚庫記

啟迪真乘無相之門寂發揮象教有爲之功大非無不可以臻極非有不可以化凡亦由瞻影求形見煙知火通如來誘善之路爲羣暗嚮明之階沿淺詣深其實一也自漢明帝夢金人履殿訊之於庭采傅毅的然之詞得竺乾惟肖之像精廬始構塔廟繼興大抵三教之行各有其屬尊嚴所奉齊壹厥心若遊息不殊則其道閒雜若散漫無守

則其風寂寥是以從其先師皆致室處故孔徒有庠序道士有樓居而釋流謂之寺此聖人所以崇其教也少林寺者蓋權輿於太和中廢於承光更名於大象錫田於開皇若乃應天順人擒盜助信摧魔軍於充斥保淨土於昏霾此又昭彰於我唐也其神異之尤若跋陀之經始靈塔劫火不焚指盼泉流使之西注稠公揮杖而二獸解鬪惠可割臂而三業息塵荃蘭藂植於緇林鸞鶴連翔於法界則有惠光曇隱播芳烈於前元素明遵嗣徽音於後戾止者皆同一姓來儀者無復二乘蓋釋氏之淹中西方之別館

也况其上圭表正風雨所均嵩高峻極山嶽之秀交艮兌之清氣積靈仙之祕蹤故其志道之人好奇之士繫塵籠者屢至求宴坐者永棲菩薩色身未能忘食苾芻老病斯用依仁而庫舍不營坊廚偏陋每王城信士供施所儲柏谷上田獲斂所入雖真如之性不假多藏而大道之行惡其棄地釋法真聿來從學雅尚住持永言創立志在宏濟乃誓於僧眾陳於上官願因農隙以果營建河南尹杜公黃裳多厯勝因素崇淨業聆風響應如契夙心於是躬主辦之勤假清白之俸復次都人白仙鶴李秀孫光杜珍等

共殖嘉苗用滋景福脫鄙吝之韁鎖成智惠之舟航錢刀
無翼而自飛寒暑不期而繼至單貧展效富有匱財神龍
施珠香象均力加以寺半崖巘路躡凌兢伐松柏於山巔
治瓴甓於巖下佛教善誘人忘其勞爰始爰謀是啟辟
平其坎窞相其廣輪梓人作程郢匠施巧積榦如阜運斤
成風真公杖錫指麾語言溪

缺一字

先饑以班食伺渴而饋

漿酬以壯傭任以老事期不揆日工無廢時爲榑爲櫨爲
桴爲桷洪纖合度尋尺中規鑿枘靡乖樸斲惟稱板榦旣
具牆垣以興支撐得其宜締構取諸壯以周饒爰用固局

鐫風雨攸除塵泥莫侵若乃曲突以舒煙疏竇以流惡陳
其鼎鬲局其釜鬻釋之蒸之惟精惟潔俾其滂汁有所注
氣焰有所通香風時來蕩滌煩燠斯乃廚之制也深中以
虛受闔扉以制出陳其椽杙施其緘縢取之用之不費不
約必使公供無所耗歲計惟其明元關載施成我密固此
又庫之宜也乃崇佛宇欄楯孔嚴乃飾僧堂屋壁增煥新
亭宏敞閱香積之飯危樓聳擢俯耆閭之山每至華鐘大
鳴旭日三舍緇徒總集就食於堂莫不永歎表誠肅容膜
拜先推尊像次及有情洎蒲牢之吼餘海潮之音畢五鹽

七菜重秬香秬來自中廚列於廣榭咸造勿褻已事而竣
勤求者無次第之勞暮齒者有終焉之託不僭於素克壯
其猶檢校上座僧淨業寺主靈湊都維那智寰典座道悟
維清老宿圓濟僧如空惟陟等虔奉矢謀式昭畢務故得
莊嚴寶地豐潔中飡纂紹前規招延後學以是功德侯其
禕而夫教不自宏因人而大有以法從中得默契真空有
以事假外緣用扶正諦總是二者其惟真公真公俗姓張
杭州鹽官人也歷劫勤道髫年出家雖冥心於此山蓋授
記於前牒不然者安得宏誓旣發羣心悅隨興立招提如

此其盛大厯之季少連嘗吏登封暇日之遊竹園伊邇次
宗之依惠遠鑿齒之慕道安塵俗之人幸不遐棄一行入
仕二紀於茲前年典選洛師邂逅相遇名山在目道友依
然願言從之王事拘我於是得其軌躅作廚庫記云時貞
元戊寅歲皇帝纘服之廿載也

請以口問經義錄於紙上以便依經疏對奏

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
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
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

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
仍請依經疏對奏

趙昌

昌字洪祚天水人累官國子祭酒拜安南都護憲宗朝遷
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拜太子少保元和九年卒年八十五
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蒙異牟尋請降奏狀

蠻王蒙異牟尋積代唐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祖閣羅
鳳被邊將張乾陀讒搆部落驚懼遂違聖化北向歸投吐

蕃贊普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
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
遐阻伏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
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
傳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
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楊傳盛年老染瘴瘧未
得進發臣見醫療候獲稍損卽差專使領赴闕庭其使云
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思歸聖人之
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澤及外夷故蠻徼遐荒願爲內屬臣

忝領蕃鎮目覩昇平踴躍欣歡倍常萬幸有蠻王與臣書及金鏤合子等謹差十將李茂等隨表奉進謹奏

李約

約字存博司徒汧國公勉子官兵部郎中

道德真經新注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人爲萬物之主故與天地爲三才焉老君在西周之日故秉道德以救時俗道者清淨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謂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焉蓋王者

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
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地
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
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不得
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二十家注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卽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
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義理疎遠矣源流旣撓支派遂昏或宗

金定全唐文卷三十一
之爲神仙書或語之以虛無學論者非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乃淺俗之談也殊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余少得旨要故辯而釋之蓋清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也

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擅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壁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

嗜奇古雖志業不工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憎時
事自與名疎非欲乖異時尚養病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
矣與夫酣酒聲色奔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
閱翫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
暢書齋晝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
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愈妙嗟夫昔賢垂不朽
之書如傳寶於後世後人覩絕妙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
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
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闕於世在世爲無

用之物苟適於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
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
羅衣從風崩雲委地遊霧縈空鱗刺勢動螺蟠氣雄昆池
駭鯨禹門鬪龍攢毫疊札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
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擬方外縱在
矩中密而不雜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
蕭寧愈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巧絕璽素名空傳記明徵
褒貶惟此一字

殷亮

亮永寧尉寅子歷給事中終杭州刺史

顏魯公行狀

公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長安人也顏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氏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附庸國武

公名儀甫字顏公故公羊傳云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子孫以王父字爲姓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代代事魯爲卿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其八則顏氏之儒學可知也若顏無繇字路顏回字子淵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叔并顏何字冉是也至公之十六代祖魏青徐二州刺史諱盛字魯國居瑯琊葬臨沂縣西七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瑯琊居丹陽五代祖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目丹陽居京兆長安高祖秦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曾祖

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祖曹王侍讀諱昭甫父薛王友
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卽祕書監師古之曾姪孫也公以家
本清貧少好儒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黃土埽牆習學
書字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
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祕書
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
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
泉縣尉黜陟使戶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聞授通直郎長
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

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埋輪之效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紕士伍舒慘之情事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有滎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或尉京畿劇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內經二十九載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左金吾將軍李延業素承恩渥曾召蕃客內宴引駕仗不報臺公責之延業憑恃權勢於朝堂喧憤公奏之出爲

濟南太守朝廷憚焉不敢不肅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溫崔珪所誣告謫賀州公謂珪溫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黨於溫亦怒公之不附已令吉溫諷中丞蔣冽奏公爲東京畿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鋤苛細武調者多感而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乃遂出公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訪孝義名節之士皆旌其門閭或蠲其戶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識隱居公詣

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後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鎮幽州十餘載末年反跡頗著人不
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修城乃浚濠增堵壞環垣立
植木內爲禦敵之計外託勝遊之資及兵興果賴其固而
城得全十四載祿山禍謀將發公遣子至范陽啟祿山以
今年冬合當入計祿山猜之不許公旣不得離郡乃遣親
客前漢中長史蹇昂奏其狀狀留禁中不報十一月祿山
反於范陽眾號十五萬長驅自趙定而南趨洛陽散勝諸
郡莫敢枝梧祿山乃榜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

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司兵參軍李平乘駟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上旨凡四方奏事者許開函而再封之平聽焉常清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並附募捕逆賊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相待公從之使親表及門客密送於諸郡因此多有而常清乃尋自敗績焉有敕賜死於陝州竟不接聲平之未至京師也元宗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人向國乎及聞平至遣中使五六輩迎之兼敕平奔馬直至寢殿門然後令下奏事畢元宗大喜顧謂左右曰顏真卿何如人朕

兼未曾識而所爲乃爾祿山之發范陽也時平原郡有靜
塞屯平盧鎮兵三千五百人並已發赴鎮在路未達公悉
追迴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精勇旬日至萬餘
人遣宗子平原郡錄事李擇交統之驍勇之士刁萬歲和
琳徐浩馬相如高抗等分押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
腹心無阻而爲其將帥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
子城四門之外辦吏四人主酒食所約五十萬廩役之流
無不飽飫公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死節
無以上報眾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

司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奐殺祿山所置
長史王忠於濟南月餘日清河義兵復歸本郡濟南太守
李隨下遊奕將訾嗣賢渡河得博平僞太守馬冀據其郡
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平原共推公爲盟主公三
辭後聽焉諸郡諮稟指揮告敗剋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
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遠拘劉銑母公以私錢十萬
募人劫迎之故士衆歎感無不願效者果遂羣意兼斬龐
宣遠首而攜迴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害留守尚書李愔御
史中丞盧奕判官鞏縣尉蔣清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

河北且以脅降諸郡逆使者段子光至初拽入門子光大呼曰僕射十三日入東京遠近盡降聞河北諸郡不從故令我告之公若損我悔有日在遂歷指三首各言其人公識其是恐搖人心乃謬謂諸將曰我審此三人皆非也遂命腰斬子光潛令收藏三首誌其處數日稍定取愷爽等首澡潔仍縛蒲爲身棺殮發哀致祭城外殯之哭三日舉聲下淚受文武弔慰左右無不出泣涕者自此義合歸者益多矣斬段子光之日滄州清河縣步五千攻常山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擁兵最近不時出救常山遂陷諸郡頗有

貳者元宗乃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仍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爲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是月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睿宗有敕改名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河朔歸順之人皆依倚以爲聲氣洪瞻人心可用若不倦於聽則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

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綵綾十餘萬累年稅錢三十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默啜甲仗藏於庫內五十餘萬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若因撫而有之以兩郡爲腹心脅齒其餘乃四支耳安敢有不從者哉彼要僕爲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可同心也取命於屏戟之外惟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未曾知戰自死且急安有恤鄰之暇哉雖然諾足下之請則可爲乎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

稟義

闕一字

大賢以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強寇

也瞻仰高意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爲哉時
華纔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迫於衆情
未闕一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畧言清河去

逆就順以全實之資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而疑
之卽僕迴轅之後清河必有所託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
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噬臍乎公覽而驚之遂排羣議
獨仗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旣出平原次於竟上華將把公
手而歸公曰兵旣行矣可以言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
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自太行東下擬詣嚶口助河北

諸軍討滅叛逆而嶠口爲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

伐魏郡袁知泰

泰祿山所署僞太守

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

分開嶠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鄴郡以北直至幽府已來

未順城邑平原清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指河陽分

效兵巡河而悉制其奔衝之路計王師東討洛邑必不減

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不減十萬公當表請

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敗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

牒清河等諸郡並遣大將宗子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

馥偏裨和琳徐浩等十餘人促兵清河合勢以便宜從事

華復命於清河因兵合之際修永濟渠引水遶州城上大
修守戰之具旬日而畢又以清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蹤而
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
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
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盡日苦鬪遂大敗之斬首萬
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
魏郡城東南面女牆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去郡邑百里
戰日而崩所
以爲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
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稍安初平原

之師旣西合清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饒陽恐平原救之仍遣遊弈兵來拒前鋒去舊縣十里公懼不敵乃遣驍將刁萬歲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過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兵五千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悽慟三軍宴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自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未有所之李擇交兵入清河尋又破於堂邑而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北招討使擇交馥各徵進官級其清河博平有功不錄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敗未

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乃公護之也君子曰竊人之財猶爲之賊况竊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馬軍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并放博平清河等軍各歸本郡斂戢以待光弼之命俄而光弼拔平山郡救改常山爲平山續有詔遣郭子儀以萬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史思明方守博陵以自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戰思明敗績徒跣走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

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劉正臣

本名客奴

歸順於平原平

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曳落河種族並質在范陽絕懷震恐時方盛暑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侵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萬帛爲三萬人裘以遣人至饒陽屬潼關不守兩軍却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爲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九內奉敕書及卽
位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御史
鄭昱奉赦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疑而王命
遂通則公之力也而河北諸郡稟公之命粗爲安肅公以
兵興半年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未得其畧先是清河
行人李華自堂邑戰勝後又覩公辭權而不有之遂藏於
人閒不及見公再三盟約號令諸郡及以文牒求之曰清
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
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人靜言其功須有甄賞仍

牒之於路以求焉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定以錢收景城郡鹽沿河置場令諸郡畧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覩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祿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並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潰叛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肅

宗於鳳翔行在初公之將過河也乃謂判官穆寧張澹曰
賊勢死爾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
赴行在公以爲何如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
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事以責後效則業不朽矣寧
澹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初劉
客奴以漁陽歸順時史思明與光弼子儀相持於趙定之
間客奴遣使越海與公計會公使判官賈載將男頗爲質
信泛海以軍糧及戰士衣服遺之時頗始年十歲餘公更
無子息三軍懇請留之不從及載等迴公乃與漁陽聲勢

相連尋又使人迎其軍比至公已棄平原歸於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宗已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泰侯希逸李正已許杲卿等初皆是公自北海迎致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因忤聖旨貶馮翊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是年爲酷吏唐旻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緝器械爲水陸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

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劉展舉兵渡淮恒敗績奔江西淮南遂陷於展議者皆多公而怨恒焉上元元年秋時御史中丞敬羽狙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與之語及政事遂遭誣貶蓬州長史公樂道自怡不以介懷寶應元年八月代宗有詔除利州刺史十二月拜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充荆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遲留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代宗幸陝公扈從至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面數之不爲之屈及鑾駕還官

公曾建議先謁廟然後卽安官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班更顧公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怒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載又疑公因使奏對必言短尋罷前命惟知刑部尚書事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載自與公有隙常俟公闕公亦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以爲訕謗時政貶

峽州別駕代宗爲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
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編爲廬陵集十卷於大厯三
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
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
賦爲臨川集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
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萼爲本州防禦副
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
委墾草闢田之務於萼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器昱
等而境內宴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

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漸顏祭朱弁李蕭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

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別之文及
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
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
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
之外卽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
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頻典刑憲密啟辭焉乃上
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
書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
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篤

於訕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惟搜禮
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授光祿大夫遷
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前後所制儀注令門生左輔元
編爲禮儀十卷今存焉三年八月遷太子太師四年淮寧
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
蔡州朝廷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公乘驛駟至東京河南
尹鄭叔則勸公曰反狀已然去必陷禍且須後命不亦善
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至許州與希烈相見宣傳詔意未
畢逆賊使其大將軍王玢周曾詬公以醜詞劫公以白刃

又令鄰境同惡所遣使者四人於希烈之前拜舞伏稱誣
訴國家之事勃慢凶豪詞所不忍聽也又令親兵五千人
號爲希烈養子人各持一刀逼脅於公如欲剗食之勢公
位不移定色不撓懼希烈覩公辭色不變謬爲驚駭以身
蔽公兵人旣退方揖公就館前後詐爲公表奏自說其强
盛以請汴州者數十今上知而寢之希烈雖窮凶極惡然
亦感公文義大陳設燕會將欲送公於朝廷先爲賊所擒
汝州刺史李元平時在座公指引叱責之元平羞慙而起
書其奸意坐上潛通希烈意變罷宴後遂拘公於官舍令

甲卒十人守之仍穿一阬於廳之前以脅公公乃直言指
希烈云死生有定何足多端相侮哉但以一劒見與公卽
必覩快事無多爲也希烈慚謝焉自後不敢無禮於公也
居數月賊於安州城下破官軍得獲將士以頭連誇示於
公公大聲叫呼自牀投地憤絕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
人言語及哥舒曜收復汝州擒檢校刺史周晁已下百人
希烈乃遣周曾康秀林等領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
秀林行至襲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
希烈押衙姚澹亦爲內應先期一日事洩希烈乃遣驃子

軍三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回因送公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歆歔其十二月希烈陷汴州僭逆稱號爲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慮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積薪以油灌旣縱火乃傳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卽裁之公應聲投地臻等驚慚扶公而退希烈審不爲已用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

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爲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仙奇遣軍將營送公神櫬於京師嗣子櫟陽縣尉頽次子祕書省正字碩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屢絕毀裂過不自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樓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諡曰文忠賻錢五十萬粟二百碩中使弔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蹈忠節之苦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能容衆有潔已之方不以疵物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渝變况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

可奪求生而害仁者於戲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憖遺蓋亦有無良之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節度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禺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埋於羅城西道南里并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嗚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讐人倫常經不足褒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偷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寂寞人倫憔悴昨段秀實奮身擊泚首今

顏真卿伏縊烈庭皆啟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青史遠紹
前賢夫日月麗天幽明向燭忠烈曜世回邪革心伏請陛
下降議百寮遐布九有刻石頌德告廟圖形使元壤感恩
皇風澤物公之密親懿友動相規用以成其務者卽今給
事中殷公亮吏部員外郎柳公冕採其謀猷分以休戚者
今吉州刺史李公嶸重其器悅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
楊公昱故戶部員外郎權公器其餘顧盼曾假吹噓成名
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者不可勝紀李公嶸吉州以小子
久趨於欄戟定以使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尚實去飾庶

無愧焉其故同事之人先後存亡錄之於左謹狀